

小马戏演员

〔南〕米·武雅契奇 著

蔡兴文 薛 蕾 译

封面：王书朋

插图：徐宁宁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Мирко Вуячич

БЕСПРИЮТНЫЕ ЦИРКАЧИ

Пер. с сербскохврт. яз.

М., "Д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",

1972

写在前面

小读者们都爱看马戏。马戏团的生活和演出是多么令人神往啊！

这本书写的，就是一个小马戏团员的故事。虽然马戏团的演出是绚丽夺目的，可是小马戏演员的生活却很悲惨。狠心的主人折磨他，凌辱他，把他看得比猴子都不如。他连一个象样的名字都没有，只有一个绰号叫做“蚂蚁”。

后来，反法西斯战争爆发了。“蚂蚁”加入了人民游击队。游击队长给了他一个“特殊任务”——带着猴子，打进德寇警备司令部，表面上是表演杂技“慰劳”德军，暗地里是收集军事情报。游击队得到了他的情报后，狠狠打击了德国法西斯，最后解放了全城。

书中，作者描绘了“蚂蚁”天真、善良、机敏而又倔强的性格，和马戏团主人的贪婪狠心恰成对比，加上狮子的粗犷，老熊的笨拙，猴子的伶俐，读来分外有趣动人。

作者米尔柯·武雅契奇是南斯拉夫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。他写过许多儿童文学著作，《小马戏演员》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一本，被译成多种文字。本书就是根据苏联儿童文学出版社的俄译本译出的。在翻译过程中，我们对个别地方作了一些删节。

译者

目 次

第 一 章.....	1
我是怎样照看狮子的.....	1
大帐篷倒塌了.....	6
不寻常的惩罚.....	10
第一课.....	15
母狮子死在白茫茫的群山中.....	20
在海滨.....	25
猴子.....	28
我睡到猴子的铺上.....	33
治好了格列强卡.....	36
第 二 章.....	40
独眼龙与世长辞了.....	40
世界的末日.....	43
新的马戏.....	45
人烟绝迹的城市.....	48
逃跑.....	51
第一次拿到钱.....	56
鹰爪下的兔子.....	59

又回到了马戏班.....	62
我陷进了沼泽.....	67
马戏班的最后日子.....	71
无家可归的马戏演员.....	74
忘恩负义的“阴谋家”.....	78
格列强卡当了俘虏.....	83
第 三 章	87
陷入窘境.....	87
格列强卡成了小偷.....	92
在狱中.....	95
生活在露天下.....	99
在游击队的篝火旁.....	104
战斗的洗礼.....	111
我的首次任务.....	121
莫大的屈辱.....	126
城市被攻克了.....	134

第 一 章

我是怎样照看狮子的

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有两条象苍鹭似的长腿，象泥鳅一样欢蹦乱跳，固执得倒象一头驴子。说实在的，到现在我的固执劲儿还很足。从那遥远的时候起，我一直保持着对飘泊生活的热爱。

我所走过的小路，能够把整个地球绕上一圈。我的童年几乎都是在路上度过的。说起来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，因为我没有家，没有亲人，没有知近的人，没有什么好衣服，总之什么都没有。背上只有一个破烂背包，头顶上是一轮火热的太阳，悬挂在明朗的天空。

早上，太阳从山后面钻出来，这时，浑身冷透了的我从路旁的干草垛里爬出来，躺在我那亚麻布的破背包上，把身子舒展开，太阳便向我身上洒满温暖的光。我就这么躺着，幻想着。

这大概就是我对童年的最清晰的回忆了。我还记得我是怎样用手去“摘”月亮的。这事发生在一个夜晚。我躺在一个贮藏室的草垫子上，两眼紧盯着那月亮，然后使上全身的力气，向它伸出双手，想把它

摘下来象吃糕饼似地把它吃掉。我还记得，仿佛有那么一个老太婆，因为我打碎了一个盛酸奶的坛子责骂过我，这大概就是我的祖母吧？

我不记得我的妈妈了，她大概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了。

父亲我也不知道。我只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男人把我放在膝头上摇着，把我的头发弄得乱蓬蓬的，还给我唱了一支愉快的歌。

这就是我所记得的我的全部童年了。就是这些，我还拿不准记得对不对。

我的“成年”生活，是从我进入这流浪的马戏班子当学徒开始的。

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，也没有什么知道这个。

有一次，主人对我讲，说我在五岁的时候，是个非常可爱的小东西。马戏演员们教会了我学马驹和小羊羔叫。

观众非常喜欢我的节目。每听到我学羊咩咩叫和学马的嘶鸣，都忍不住爆发一阵大笑。

但是突然有一天，我变了，不论是山羊叫还是马驹叫都不会了。

于是人们就给我找了另外的活儿。不错，这活儿并不重要，又不会给马戏班子的主人赚来钱——要知道当我学山羊和马驹叫的时候，他可以得到不少额外的收入。

有一段时间，主人顽固地训练我，下苦功夫挽回我过去学家畜叫的技能，但是一点都不成功。

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。

他把我放到演技场，一双大手叉着腰，用他那只独眼向我递眼神，象平时一样命令说：

“山羊！”

我使尽了全身的解数，无论如何也不会象山羊那样叫了。

独眼龙*——人们都这样称马戏班子的主人——气坏了。

“你不是山羊！你是高声怪叫的人，一条寄生虫！”

然后他又命令我学猫叫，但是我顿时又可耻地失败了。

天哪，我是多么不幸！我绝望得真想钻到地缝里去。

独眼龙用力揪住我的耳朵，疼得我眼前直冒金星。然后他把我领到一个什么地方。

我由于羞愧和疼痛，红着脸，踉踉跄跄迟疑地跟着他走去。马戏演员们从帷幕后面看着我。他们的微笑又给我增添了新的、无法忍受的痛苦。

“赶快到这里来，畜牲！看见了吗，狮子不舒服，它在生病，我希望你放明白点儿，这可怜的东西身上什么地方疼着哩，就象现在你的耳朵似的……”

独眼龙找出来一把粗大的牛角梳子，把它递给我说：

“病狮子全身尽是虱子，把这些虱子给它梳出去！”

这只野兽半闭着眼睛，显而易见，它很不愉快。如果它会说话，那么，它一定会请求我们让它安静些，现在它很想自个儿待会儿。

独眼龙走近狮子，开始梳理它那粘满灰尘的蓬乱的毛。这只名叫“强盗小丑”的狮子，已经二十二天没上演技了。谁也没给它梳过毛，想把梳子插进它的毛里都很难。

独眼龙狠狠地用劲给它梳着，把狮子弄得很疼。它咧着嘴，呲出了它的白牙，脑门上的皮皱在一起。独眼龙吓得往旁边一跳。可我还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。

* 原文是查柯洛普，是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兽。——译注

独眼龙只好爱抚地用梳子梳毛，野兽的眼光也渐渐变得温和了。

独眼龙又梳了几下，便把梳子给了我。我吓得半死不活，看来主人并不可怜我……。

他走出去了，留下我和狮子单独在一起。梳子在我手里抖动着，我呆呆地站着，仿佛僵在那里了，不敢去碰一下狮子的毛。主人又回来了。

“你瞎耽搁什么？没用的东西！”

他扑向我说：“开始！就算它把你吃掉，也算不了什么。”

我胆怯地用梳子碰了碰狮子的毛，狮子凶恶地转动着眼睛，再次露出了白牙。我的手不由得悬在空中，把梳子留在狮子身上了。

独眼龙又走了，没有再返回来。但是他随时可能回来，所以我不得不强迫自己试着去梳理这病狮子的毛。

由于害怕，我屏住了呼吸。

磨蹭了一会儿，我重新拿起梳子开始梳毛，狮子又向我阴沉地瞥了一眼，——它只容忍它的老朋友雅克沙，因为雅克沙经常替它梳理并且带领它登场。

我暗自想，每天梳毛该是多么不舒服。于是把梳子放到了一旁，笨拙地用张开的五指代替梳子，伸进“强盗小丑”的长毛里。

狮子用它那凶恶的目光打量着我，但后来它的眼睛变得愉快起来。这时我才明白，我的梳理使它满意了。

它轻轻叫了一声，眯缝着眼睛，把一只爪子往前伸了一下，放在我的膝盖上，表示感谢。这使我壮了胆，便用手抚摸一下它的脖子，这时我才感到它在发烧。

我弄了点水，一转眼它就喝光了，抬起头用目光鼓励着我。

现在我比较能够胜任给狮子当保姆了。

我的耐心战胜了。

我重新拿起梳子。狮子抖动了一下，转动了一下眼睛，似乎在警告说，可不能跟它开玩笑。

我小心翼翼地用梳子梳理着那浓密的棕色长毛，从长毛里梳出来许多灰尘。狮子俯卧着，把两只前爪伸长。突然，它向侧面翻了个身，很快瞥了我一眼，目光是那么友好。

独眼龙来了。小心谨慎的野兽慢腾腾地站起来——它以为主人想把它带到演技场，就在那里等着命令。

“梳梳它的尾巴，要梳到不剩一个虱子，在阳光下都看不到一点几灰尘。”

狮子不信任地看着他，而且我可以发誓，如果它会说话，那么它一定会说：“让我们安静些吧！这一辈子哪怕让我休息这一回呢！”

没有听到习惯的语言“起跳！”，狮子重又躺下了。

独眼龙走开了。

我开始梳理狮子的后背。

它很喜欢这个。

但当我把梳子插进它那短毛的尾巴时，“强盗小丑”皱了眉头，轻轻地用爪子打



了我一下。

我吓得跑到角落里，狮子似乎奇怪地朝我斜了一眼，又躺下了。

慌乱中我甚至不想弄明白，为什么这强大的兽王不高兴了。

“强盗小丑”站起来，带着那副凶险的面貌，在帐篷里来回踱着。我吓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。

我感到自己是被遗忘了的、任何人也不需要的人。要知道从那时起，独眼龙把我从活道具中除了名，他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……

不久，有一个马戏演员和主人吵了架，算账走了。我是帮助他支帐篷、钉木桩、搬动舞台布景的。于是独眼龙就把我派给了雅克沙。这个老头孤僻，沉闷，又有一只聋耳朵，我和他说话时几乎得喊破喉咙。

雅克沙很少发脾气，可一旦发起脾气来，我的后背就很久都能记得他的“教训”。

大帐篷倒塌了

有一天，马戏班子在一个新的地方驻扎下来。雅克沙派我去支大帐篷，钉木桩子。地上尽是石头，我勉强把桩子钉进去，上面撑着一块贴着厚布的木板墙。

这是一个美妙的秋日。空气中洋溢着花香和熟透了的水果香。人们蜂拥着走向我们。

观众们欢笑着，四面八方都能听到喝彩声和鼓掌声。演出最成功的要算“强盗小丑”了。他用后脚走路，嘴上衔着主人的提包，一面“读书”，跳越障碍物，还能按口令做出立正的姿势。

狮子会跳舞，它通晓各式各样的舞蹈，特别使观众感兴趣的是它的

“狮子探戈舞”。

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。看到自己杂技班子的成功，主人打心眼里高兴。但就在演出达到高潮的时候，突然响起了一声沉闷的爆裂声，一瞬间，布板将全体演员和观众都压在底下了。

你可以想象这事发生后的情景。妇女们呼救，孩子们大声哭叫，愤怒的男人们随心所欲地痛骂我们。有一个人喊道：

“地震！”

这里顿时出现了一种场面，用任何语言都无法描绘。我站在出口处，还没来得及眨眼，几十双手都伸向了我。

从演技场传来揪心的惨叫声。

“救命啊！帮帮忙吧！救命啊！”

“强盗小丑”跳起来了。

我从厚布板底下钻了出来。什么地震都没发生。初秋微红的树叶纹丝不动，鸟儿在天空到处飞翔。惊呆了的观众们互相拥挤着，争先恐后地从帆布底下往外爬，突然狮子也把自己的大脸探出来了，一跃而出，茫无目的地胡乱跑去。

人们都顺利地钻出来了，只有一个老头被一块木板压住了，大声呻吟着呼救。

最后出现的是我那独眼主人，你只要看一眼他那张惊吓得气急败坏，而歪扭着的脸就够了。

“不，这不是地震，是‘蚂蚁’没有把木桩钉牢。”

我简直吓坏了。“蚂蚁”是我的绰号。马戏演员们赏给我这个名字，是由于我个子既小又辛苦劳碌。我真正的名字谁也不知道。独眼龙也早忘记了。

独眼龙跑来抓我，愤怒的人群纷纷威胁我、咒骂我。我灵活地溜进了装马戏团杂物的木板棚中间，藏进一个小帐篷里。那里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几只破损的木马。

从这里我可以平安地观察外面发生的一切。

外面的事情大致是这样进展的：“强盗小丑”回来了，立即去追赶一个胖女人，她象大难临头似地拚命又跑又躲，还断断续续地喊着：

“噢，我要死了！”

独眼龙顿时忘了我和惩罚我的事。

狮子跑了十来步就停下来了，附近一个人都没有。

我在堆木马的小房子里待得很舒服。我骑在没有头的花马身上，全神贯注地盯着外面发生的事。那里演出的活戏真是可笑之极，叫人笑破肚皮。要不是因为自己有过失而感到苦恼的话，我倒是可以尽情地欣赏这个最滑稽的场面。独眼龙紧跑在前头，跟在他后面奔跑着的是面无表情的雅克沙。

“老驴子，你也支帐篷来着！给我们丢尽了脸，使我们出丑！”独眼龙咕嘟着，气愤地转动着自己那唯一的一只眼睛。

老头心平气和，沉着冷静，因为他是个聋子，根本听不到一句话。他默默地慢慢移向“强盗小丑”。狮子闪到一旁，呲着白牙，吼叫着表示挑战。

人群走散了。在出事地点，只剩下马戏班的学徒们。他们不知所措地聚在幕布周围，那幕布活象一只庞大的展翅欲飞的鸟。“抓住它，抓住它！”独眼龙喊道、用手指着狮子，那狮子正在捉摸着向哪个方向跑。

看来，它似乎是非常厌烦主人那个永远没完的“起跳”，也厌烦表演

各种滑稽可笑的玩艺儿来讨好人们了。大概它是想抛开这一切，沿着灰尘弥漫的小巷奔向那田野和高山，奔向那等待着它的自由的地方。它的目光里充满着对围绕着它的人群的轻蔑。狮子似乎在说，它不再是他们的仆人，让他们为自己另寻一个小丑罢！

独眼龙领悟到狮子心灵中的念头，便对雅克沙和其他人做了个手势，叫他们离远点儿。

这位富有经验的马戏班主走向木板棚，很快从那里领出来“强盗”的“妈妈”。这位“老妈妈”早已退出舞台生涯了。两个月前它最后表演了一次。那次它用后爪站着，两只前爪捧着一瓶啤酒往嘴里灌。我看得出这份苦味饮料不合它的胃口，这个驯良的野兽喝啤酒只因为这对驯服它的人有好处。

母狮子沉重地抬起它那混浊、空虚而没有表情的眼睛。长期处于黑暗中的人大概都有这么一双眼睛。

“起跳！”独眼龙温和地喊了一声。

他的柔和、平静的声音很使我感到奇怪，“强盗小丑”不信任地看着自己的母亲。它懒洋洋地向前移动着，从阴影中走出到阳光下。在阳光下它的衰老更显眼了。老母狮子很象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乞丐，好久都没有得到施舍的样子。“起跳！”独眼龙又一次喊道，“好啦，老太婆，拥抱一下你的雅克沙！”

母狮子尽管风烛残年，仍然听话地走近雅克沙，用后脚站起来，两只前爪拍打着他的肩膀。她那肮脏得纠葛不清的尾巴扑打着尘土，在雅克沙的脚下卷起一小股金黄色的尘雾。

“现在向雅克沙问好！”独眼龙说。

母狮子后退了一下，向雅克沙深深地鞠了一躬，并且向他伸出一只

爪子。

“什么都没忘，”雅克沙咕噜着，“让它重返演技场再见观众怎么样？”“强盗小丑”看着它的母亲曲意逢迎人们。它就象一个令人喜欢的女人，顺从地完成了独眼龙的全部命令。

老狮子看了一眼在篱笆旁困窘地耸着肩的儿子。它的目光似乎在说：“回来吧！你到哪里去？现在已经晚了！我们的腿脚已经不那么利落了，我们的牙齿也钝了，我们的眼睛已经不习惯于漆黑的夜晚了。我们会在地毯上跳舞，会走圆木，而在那里，在自由的天地里需要攀登山崖，你的爪子会由于不习惯而擦伤和刺伤……”“强盗小丑”低垂下头。雅克沙看到这位驯兽大师独眼龙用巧计诱使“强盗小丑”向后退到笼子里。

“来吧！”独眼龙说着，向雅克沙打了一个手势，给狮子套上颈圈。

“强盗小丑”沮丧地垂下头。逃跑的意志变成了奴隶式的顺从。一个简单的颈圈抑制了这野兽的野性神经。

雅克沙将母狮子领到木板棚里。独眼龙命令马戏演员们支起大帐篷。倒塌的帐篷给弄坏了几处，独眼龙整天都在愠怒和抱怨。

不寻常的惩罚

将狮子的小家庭安顿好，独眼龙向马戏演员们喊道：

“好啦，现在开始办正事！看看我们之中谁能最快找到这个荒唐的蚂蚁！”

我哆嗦了一下，他们会找到我的——我要倒霉。

每个人都象中了魔似地寻找起来。

“看到底谁能找到他？”独眼龙边喊边挥动着鞭子，那是他通常上场时拿的鞭子。

还是他自己发现了我的掩蔽所。

我等着揪耳朵，预先就摩擦了耳朵——要知道独眼龙习惯于揪着耳朵把我拖走。

但是这一次没有发生这样的事。独眼龙仿佛换了一个人。他平心静气地吩咐我走出板棚，甚至都没有责骂我一句。

我跟着他走着，就象一步步往水里沉下去似的。马戏演员们带着强烈的好奇心看着我们——他们急不可待地要知道独眼龙想出什么办法来惩罚我。穿过倒塌的幕布，我骤然感到某种不可克制的寒栗。

我们走到一个不大的板棚，那里有一个号称“阴谋家”的老熊。因为它喜欢随便撞上哪家的门就往里张望，才得来这个绰号。当然，谁家的门锁都挡不住它。

眼下它由于连续作恶而受罚，被关了禁闭。

人们都说，这个饥饿的“阴谋家”是很危险的。有时甚至主人也怕它。在它的口套上面通常给套上铁丝网，但它每次都能狡猾地把它撕碎。

它把脸靠



在地上，用两只象铁钳子似的爪子压住嘴上的铁丝网，于是就给撕下来了。但独眼龙会再给它做一个更粗更结实的。

有一次它咬断了一个演员的手指，有一天正当演出的时候，它朝观众冲过去，扑向一个服饰华丽的夫人，啪哒一声掀掉了那夫人时髦的草帽。这位夫人控告到警察局，弄得独眼龙好不容易才摆脱这个事件。“阴谋家”自然受到了应得的惩罚。那天晚上，狂怒的主人用木棒重重地打了它一顿，使得这头可怜的熊整夜都凄惨地呻吟诉苦，甚至激起了老母狮子的同情，它也在悲哀地叹息被囚禁的命运。它们一起组成了一曲高亢的二重唱。

那天夜里，这个小城的居民很少有人能入睡。

独眼龙把我领到锁着这个不幸的喜剧演员的板棚，从门上摘下锁头，对我说：

“进去！”

我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。热泪从我的脸上簌簌地往下流。但独眼龙似乎没有察觉到这个，重复说：

“进去！立刻进去！”

大概人们都怜悯地望着我。我早在“阴谋家”上台表演的时候就非常怕它。现在我简直给吓疯了。

主人抓住我的手，把我拖进了木板棚。由于害怕我什么都看不见了，没看见他是怎样走出去，怎样随手关上门的。只当我听到钥匙在锁头里转动的声音时，我才猛地明白过来，我感到这个嘎然中止的声音要把我的生命带走了。

熊在一个角落里坐着。我马上扑向相反的一个角落。

从板棚围墙的某个地方有一条缝，一缕阳光总算射进了我的小黑